

評論

期十二第 卷二第

時評

上海市計口配米

五六兩季輸入限額決定

美國物價暴跌

糧食增產問題

專論

討論

就業價格與有效需要

——引申凱恩斯學說應用於惡性通貨膨脹

並就正於吳大業教授

再論超充分就業與生產

——答邵循愷先生

上海每週金融與物價
經濟大事日誌

編後

葉謙吉

邵循愷

吳大業

經 濟 評 论 社 印 行

上海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版出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刊創

每星期六期版

冊售價九千元

本刊優待直接訂戶辦法

一、三個月 九折實收九萬元

二、半年 八五折實收十八萬元

三、九個月 八折實收二十五萬元

四、全年 七折實收三十萬元

經評論大業吳廷顯編德馮華

第二卷 第十二期

經售處

上海各大書店

南京世紀評論社

西華門三條巷九號之二

印刷者

上海中和印刷廠

浙江中路五三六號

時評

上海市計口配米

上海市醞釀計口配米相當久了，終於二月十三日經市政會議通過辦法及實施細則。規定本年自三月至六月的四個月中先行初步試辦。正在這將開紅盤的舊曆年初

，此項決策對於一般米商實已具有非常的壓力。加之在試辦計口配給之先又擬隨時由民食調配會大量拋米，準備將米市價格穩定於去蹤最後收盤的水準，即一百八十萬元一市擔。我們深為本市廣大的公教人員和各業職工們慶幸，因為無論他們的收入如何少得可憐，四個月內吃的問題担保不致發愁，也就可以各安生計了。

在理論上，食米屬於工資貨物（Wage-goods）。它的市價的穩定有幾種作用：第一，在貨幣工資不變時維持了工薪收入者的真實所得水準，可以免除工薪階級生活的不安，不致加深社會的貧困，在戰亂時期免除社會糾紛，可使社會安定。第二，在貨幣工資可以隨生活指數提高的場合，則能使貨幣工資穩定，製造品的成本不提高，一般物品的供給在一定價格下不致減少，又可為一般物價的穩定力量。有人恐怕因為食米價格相對於其他貨物價格過低則將減少糧食生產，或者谷賤傷農因而使農村為都市的利益而犧牲。這些顧慮在預定試辦計口配米的這四個月內都是不必要的，因為一則農業生產繫於天時地利者，尤其是南方水稻之區，預期價格不論如何，只要人力夠地方安靜，耕地總不會荒蕪的，農民生產糧食首先是爲了自己吃的問題，多餘的用來換取都市的鹽和布匹等必需品，他們不用先考慮預期鹽或布對米的交換率而決定米的產量，他們只知道自己田裏收成愈好便愈有多得布或鹽的希望。其次現在食米幾乎全已到達一般囤積居奇的手裏，穩定米價正好打擊囤積居奇，對於農民並無損害。

聽說市政府現在貯備的食米有五十萬擔，而美國救濟米又源源運來，政府擁有此種碩厚實力，施米市場以高壓，不患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繼續配米可以直到江南稻區新谷登場的時候為止。那時則須參酌一般物價上漲的程度提高食米配售價格或任食米市場恢復自由而由政府暗中收購存貯，可免谷賤傷農。且因新谷

登場供給增加不致提高價格過鉅，對於工資水準當不致有甚大影響。

今年這四個月計口配米要預立明年舊曆新年過後四個月計口配米的基礎。每年這時候能夠配米打擊招機穩定物價都是好事。

在試辦之初希望經辦人員秉公至正表現優良成績，庶幾良法美意不致因行政腐敗而僥幸。

抗戰時期重慶曾有配米的經驗，結果叫大家吃糙米，糙米，捲稈子的平價米。因為經辦的人藉機舞弊，結果在倉庫中或途中不知腐壞了多少米糧，直是暴殄天物，而且影響米價。上海市政府在賢明的吳市長指導監督下，當不致發生那時那同樣的弊端。不過我國若干米市場尚有捲稈的惡例，米商往往只顧自己的利益使米質更低。我們知道捲糙米的米許多雜菌都將喪失，捲雜穀子或砂子則不易消化而能引起胃病或盲腸炎症，這捲米市的惡例有損民族健康殊非淺顯。希望上海市政府能夠更進一步嚴格取締米市任何捲雜，華中各大市場唯上海市場馬首是瞻，將來此一規定普及各地，掃除這個惡例，形成好商業習慣，改進民族健康有利賴。這是由談到配米同時對於上海市政府所抱的一點希望。（銘）

五六兩季輸入限額決定

五六兩季輸入限額業於本月十三日經全國經委會完成最後審訂。這一次的限額，在量的方面略為減少。蓋第四季的限額為五千三百萬美元，而今五六兩季共只七千四百七十二萬美元，平均每季僅三千二百三十六萬元。較之第四季減少幾達五分之二。如與第一季相較，則僅達三分之一左右，可知輸入限額確已日趨減少。再從質的方面看，這一次限額是以兩季合一總額的，因此在運用上較具彈性。此外可倣注意的是肥料、煤炭、米麥等均改為非限額輸入，均按實際需要隨時核定。烟草限額減低，汽油之進口量亦予減少。藥品與金屬品亦略為削減。紙與木漿之進口則將多進口木漿而求少進口成品之紙張。凡此均為這兩季限額輸入的特色。

根據官方的解釋，這一次輸入限額雖在表面上減削甚多，但實際上並未有大的變動。這一次數字減少的原因，主要的是肥料。

煤炭及米麥之改為非限額進口。這三項輸入的限額在第四季中即達一千〇五十萬元，至其他部門削減的理由或為奢侈品如烟草、汽油等，或為國內現有存貨尚豐如藥品、金屬品等，所以對於整個經濟並無不良影響。在另一方面，工商界則認為此次限額之減少確系事實，故為「政府忍心致幼稚之民族工業於破產之表示」。（見二月十五日上海金融日報）其不滿之情緒不難想見。至於美國出口商方面之反響則較客觀，他們認為此次我國減少輸入限額，目的在於保存美金準備，此為一深受戰禍之國家必然之舉，故無足驚奇。並且這對於美國出口也不致發生大影響。

平心而論，這一次輸入限制確已略為減少，固不容否認。但如上海工商界以此為政府摧殘民族工業之表示亦係一種偏見與過激之論。當然，在目前我國經濟仍多半依賴國外原料或機器之進口的情形下，輸入的減少對於我國經濟確有若干不良的影響。直接地是由於原料之缺乏致產品無法增加；較遠期的影響是資本設備無法補充與改良。因此整個經濟無由獲得長足的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在舉世俱關着金元恐慌的情形下，我國自不能例外，誠如美國出口商所言，為求保存美金準備，減少輸入實無足驚奇。

海工商界的不滿情緒，但是在本國出口情形暫時無法改善的情形下，國際收支很難平衡，唯一可靠的挹注方法只有減少輸入，這譬如一個家庭，收入不足數出，雖薄有恆產，當然是仍應撙節消費的。這較之佯充潤少的辦法總屬高明。並且，工商界的不滿也難免不有稍帶自私之嫌。憶及第一季輸入限額決定為九千九百萬元時，工商界不滿之情緒也並不稍減於今日。

我們可以說這一次輸入限額調整是合理的。在這國步維艱的今日，我們毋寧贊成減少消費，尤其是近奢侈的物品。但一當總限額減少以後，其實際的分配運用問題却更形重要了。我們不妨用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來講，當一物數量減少時其邊際效用將會大。因此怎樣將這減少的物品，在十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仍宣稱「物價雖已下跌，三通

會也大為增加，因此一個公平而合理的分配標準也更形重要。否則需要最迫切者不能滿足，徒使邊區外匯轉入有權勢或狡黠者之手，其損害當較輸入總額之減少尤大。這又是我們期待審核輸入的當局所應特別注意的了。（續）

美國物價暴跌

美國的物價，自從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以來，一直是往上漲的，這其間，雖然偶有停滯，下落的階段，可是時間極短，幅度不大，其影響微不足道。自從一九四六年六月起，戰時對物價的各種管制，逐漸取消以後，物價更如脫疆之馬，加速上漲。例如，紐約棉市米特林現貨一九四一年平均，每磅一角三分九，去年年底漲達一角六分六，一標兩倍半有餘。芝加哥小麥，一九四一年平均每蒲式耳九角九分。去年底漲達三元一角六分，上漲三倍有餘。物價猛烈上漲，構成國民經濟的重大威脅，杜魯門總統在最近一年來曾不斷發出呼籲各商人們自動抑制物價。去年十一月，杜魯門更提出十點計劃，準備採取強硬手段，管制物價，不幸沒有得到國會的支持，無法實施。以致各項物價還是奔騰上昇。

可是，自從本年二月四日起，芝加哥和紐約的商品市場，出乎意外的來了一次跌風，並且物價下落的程度非常猛烈，小麥和棉花在交易所裏都是連續的跌停板，合衆社記者說穀物價格跌落的銳厲，打破芝加哥交易所百年來的記錄，商品市場的跌風，迅速波及證券，恒街交易所的市價，在二月十日至前狂跌，在交易所交易的一千一百十二種股票中，有九百三十六種跌價，有名的道瓊氏美國證券指數的編者說，這是指數編製以來，十五年中最厲害的跌風。

如此猛烈的跌風，當然是使市場動盪，人心不安，有的一人說，商品與股票的落價，可能是一九二九年故事的重演，是經濟不景氣的預兆。以致商場裏面的商人「惶惶惶惶，信心盡失」，美國官方的態度，却比較鎮靜。杜魯門當局者應該早為之計才好。（未完）

貨膨脹仍為一大危機，國會必須進行制定。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提出之法案，切實管制工資與物價。同時財長史奈德，仍舊在計劃舉行防止通貨膨脹運動，動導人民購買儲蓄公債，認為經濟方面的嚴重局勢，決不能一夜改變。

歡迎直接訂閱

專論

糧食增產問題

葉謙吉

一、我國糧食不缺

關於中國糧食的供應問題，一向有不同的觀察，相反的論斷。自晚清以來，洋米不斷進口，並且逐年增多；一般人於是認為中國糧食確是不足。研究此項問題的諸學者，偏向于洋米進口的事實，從各方面設法證實其說，論斷中國糧食供應的不足，非仰給于外來不可。這在科學根據上實在有欠周全。但以中國正確統計資料的缺乏，一般研究方法，不得不走向估計一途。

一般用來研究糧食問題的估計方法。不外下列二端：（一）以全國糧食總產量，（折合為谷物等數）與全國人口總數為依據而加以推算。（二）以全國人口每日所需之平均熱量為依據。二者均以糧食作物為估計對象，未曾涉及肉類魚類食料。現在即以糧食作物而言，上二者的依據，在方法上很有考慮的餘地。如中國耕地究竟多少？人口數究竟多少？人口中的年齡組合如何？各種糧食作物的分佈及產量情形又如何？以及食米，食麥，食雜糧，的人口究竟各是多少？……關於這些根據都無正確數字，也是出于估計。而且中國人在飲食質量方面區別和彈性都很大。尤以農民為最顯著。吃米和吃雜糧在地區上雖然分野，平時能吃米的人們，遇到荒歉却也可以安然的改吃雜糧，甚或以紅薯充飢。其次，中國人對糧食的食用方法，和糧食的配合，各地不同，這也大足以影響於各種糧食的需要量。因此與熱量的問題也發生主要的關係。所以根據這許多範圍不定而內容不正確的數字來估計一個如此龐雜的問題，自然不能令人滿意了。

但若以前歷年來我國國際貿易中的糧食數字作一深切的動態研究，却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發現。我國米一向入超。民國十年以前平均每年輸入約七百萬市担，自民國十年以後，洋米輸入開始超過千萬市担；小麥在民國十一年以前，一向是出超，平均每年且輸出三百四十萬市担，輸出的最高年份竟達一千萬餘市担。但自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後歐美國家農業機械化普遍實施，農業生產相當增加；如美國之一九二〇年的農業生產指數即增加了三倍以上，（以一八七〇年為基期）小麥乃儘量傾銷世界。中國以生產成本較高，且沒有關稅的保護，無法杜絕外麥的傾銷，在價格上質量上都失去競爭能力。自此以後，中

國不僅失去其小麥的國際市場，而反成爲美國加拿大以及澳洲之小麥轉銷市場。

至于雜糧，我國一向是出超，而且輸出的數字相當大。以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年的五年平均為最高，總數超過四千萬市担；但自民國二十年東北失陷後，雜糧輸出大受影響。如以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五年的平均數字七百萬市担，與上五年的平均數字四千餘萬市担相較，可以發現中國在這方面損失的鉅大。自此以後，以雜糧輸出受影響，就整個糧食貿易來看，乃由出超一變而爲入超的逆勢。

表一 粮食進出口之平均差額表 (單位：市担)

米	小麥	雜糧	總平均
民廿一至民廿五 -19,836,431	+ 15,555,313	+ 7,519,055	-27,892,689
民廿一至民廿五 -18,001,226	-17,428,462	+44,223,534	+ 8,793,866
民廿一至民廿五 -20,624,323	-10,192,304	+24,646,136	- 6,173,481
民廿一至民廿五 -6,908,146	+ 8,401,591	+13,079,046	+14,572,470
民廿一至民廿五 -8,270,232	+ 342,984	+11,119,301	+ 3,192,123

註一：小麥包括麵粉在內

註二：上頁數字係根據關務署發表之統計

在洋麥開始輸入以前的時期，牛米進口的數量，據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的十年平均，約爲七百餘萬市担。同時期的雜糧輸出，平均在一千二百餘萬市担。二者相抵，糧食尚出超六百萬市担左右。加上小麥出超約四百餘萬市担，則糧食出超當在千餘萬市擔左右。再以民國二十年大水爲災水稻歉收的一年爲例，該年度洋米進口一千二百餘萬市担，小麥加麵粉計三千五百餘萬市担，計共四千七百餘萬市担，而雜糧輸出，包括玉蜀黍小麥高粱豆類等計共四千八百餘萬市担，相抵之下，尚不至因大水而發生嚴重的糧食恐慌。

目前東北收復，台灣又已克復，東北每年四千餘萬市擔的雜糧輸出，假定沒有戰亂，又可恢復。同時台灣過去爲日本的米庫，每年食米輸出數量很大。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平均數字言，食米輸出一三、一九四、四七四市

担；麥及雜糧的進口，平均為二、八八〇、七五〇市担。糧食的淨輸出則為一〇、三一三、七二〇市担。但是過去台灣的輸出稻米是受日人強迫台民食用雜量的結果，所以才能有稻米輸出。現在台灣解放，台灣的稻米生產量除自給外，足有剩餘可供輸出。同時每年所生產的小麥及雜糧約一千萬市担又可以成為剩餘。

此外，國內肉類生產，以及水產，也該加以計入。據農林部農村經濟司所估計的數字，民國三十五年全國黃牛水牛數量即在三千萬頭以上，（屠宰率各為百分之十五）；羊約四千萬頭，（屠宰率為百分之五〇）；鷄鴨鵝總數在二萬萬隻以上，（屠宰率在百分之七十至一〇〇）；漁產在一千萬公噸以上。這些肉類魚類的供給數量亦相當的鉅大。

設若以東北事件（民國二十年）以前的二十年平均出超數字九百六十餘萬市担再加上台灣的一千萬市担糧食剩餘，可能總計剩餘二千萬市担，以供輸出。即雖以目前東北之戰亂影響生產及輸出，而以肉類及魚類相抵，中國整個糧食上的供應，尚不致有怎樣的嚴重的匱乏。

二一、被忽略了的一個因素——糧價

目下國內正有戰亂，若干田畝不能生產，若干農民也不能耕種；同時戰區中所毀壞的米糧數量，必然極大。可是軍糧民食上的迫切需要，當然使增加糧食生產成為當前的急務。政府于是自卅六年冬起推行糧食增產運動。糧食增產工作，計劃龐大，期在普遍推行。中央于農林部下設一糧食增產委員會，綜理全國增產事宜，更分設蘇浙皖區，湘鄂贛區，陝豫魯區，兩粵區，閩台區，四川區，冀晉察綏區，及遼吉區等八增產分區。每區由中央派員駐區內適當地點的農場或推廣繁殖站，會同該場站高級職員負責督導該區增產工作。糧食增產所採用的方法，是在前述八區廿省內，就推廣改良品種，使用肥料，加強灌溉，防除病蟲害等，多方面從事技術上的改良；期于第三年度能達到水稻增產一千萬担，小麥一、二〇〇萬担，雜糧增加一、〇四〇萬担，蔬菜五〇〇萬担的目標。當然這是極偉大的計劃。

但根據上節的分析，中國糧食並不缺乏。則目前的增產運動是否必要？現在增產計劃既已開始，將來是否能收到最大的經濟效果？同時，如此普遍的增產，對於增加糧食的有效供應，有無利益？都首先值得我們深切的檢討。抗戰期間，在民國三十年，政府曾發動過川，湘，粵，桂，黔，滇，贛，閩，鄂，浙，康，豫，甘，青，晉，綏，寧，各省及陪都附近二十四縣從事糧食增產

。根據「卅年度各省糧食增產總報告」的說法，該年底計增加九三、四二五、八八七市担，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于該年度內對陪都附近三個辦理糧食增產工作的中心縣份的增產情形，做過一次選樣調查。分析結果，農民增產的動機，幾乎純粹的由於糧價高漲的刺激。在增產運動的前一年，政府開始辦理規模的團糧工作，好利之徒乘機從事於糧食的囤積，因而刺激了糧價，使糧價飛漲。重慶市自二十九年下半年米價開始上漲，而且跳躍的速度，超過一般物價指數。如以二十六年上半年為基期，二十九年上半年重慶糧食批發價指數為二一〇。一般物價指數則為二四二。至下半年糧食批發價格指數升至六八六，一般物價指數為六九五。但自三十年糧食批發價格指數則猛升至一、四八五，而總指數只一、三八一。下半年則為一、七八〇與一、四五五之比。至三十一年下半年糧食批發價格指數始稍下降。

表二 重慶市糧食批發價格指數與總指數比較表

	糧食批發價格指數	物價總指數
民國二十九年 上半 下半	210 686	242 665
三十四年 上半 下半	1485 2780	1381 2436
三十五年 上半 下半	3895 4810	3706 5175

註一：上項數字係根據中央銀行的統計。

在這個期間，農民購買力逐漸提高，農民經濟日見優裕，換言之，糧食生產對農民極有利益的時候。如一九四〇年，農民購買力指數為九六，（一九三七年為基期）至一九四一年則升為一一五。一九四二年為一〇六。在糧食價格不斷上漲的時期，農民當然樂于從事增產。即使政府不鼓勵他們，也自動的會增產。如民國二十年貴州所以能將種烟的土地改種小麥或油菜籽的原因，即由於後二者價格高漲，足以抵消上，或甚至超過烟價的原故。

又如麥棉並盛的陝西，在民國二十七年前棉價高於糧價。於是農民多種棉花，棉田面積達四百八十餘萬畝，產棉百餘萬担。後因糧價上漲的速度高於棉價，農民又以種糧食較植棉有利，雖然當時農本局及農業推廣機關努力推廣棉花，而仍去標的甚遠。至三十二年棉田面積僅一百四十餘萬畝，產棉四十七萬担，而各種主要糧食如小麥，糜子，及玉米等，則均有顯著之增加。參閱下表

表三 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陝麥價與棉價指數表

26年6月 = 100

	(28年6月)	(29年6月)	(30年6月)	(31年6月)	(32年6月)
小麦價格指數	131.25	237.50	891.62	2,687.50	18,958.37
棉花價格指數	82.61	243.48	474.63	1,043.48	8,260.87

資料來源：陝西省農政所

表四 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陝西省主要糧食與棉花畝均面積比較表

(單位：千市畝)

	28年	29年	30年	31年	32年
小麥	15,827	16,642	17,034	19,276	19,869
玉米	3,136	2,909	2,987	3,317	4,207
糜子	2,095	1,994	1,975	2,243	2,722
棉花	2,670	2,124	2,083	1,385	1,463

資料來源：陝西省農政所

由此可知，各種農產品產量的增減與價格比例的升降有直接的關係。近幾年以來，糧價上漲的速度遠較一般物價為低；至去年下半年一般物價已漲了七萬一千餘倍，而糧價只漲四萬八千八百餘倍。（表五）

表五 糧價與一般物價比較表

年份	糧價指數	物價總指數（廿五年—100）
三十四年	五九〇	一，一九〇
三十五年	四，〇七〇	五，一九九
三十六年上半年	一七，六一四	三三，〇六九
三十六年下半年	四六，八一一	七，一七一

資料來源：經濟部調查
在此種情況之下，農民自然盡量增產非食用的高價作物，（如棉花、菜籽、甘蔗等）；而不顧大量種植低價的糧食作物。在此低糧價下，而欲增產糧食，除非大量減低農民生產成本，否則任何計劃均難望有大的效果。一十九年至三十年間，陝西會努力推廣棉花，但是終因為棉價比其他農產品價低，始終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一切努力都成虛擲，那是一樁極有意義，可供參考的事實。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應當忽略的。單以谷類糧食為例，自生產經過運銷乃至消費者的手中，其間不知經過若干中間商人。每一次轉移，由於倉庫運輸的不善，以及摻水摻雜等行為所引起糧食的損耗，數量大得驚人。對於糧食增產實在是重大的諷刺。

二、當前糧食問題的重心在那裏？

1. 運輸困難與虛失調

中國糧食問題不是在數量上的足不足，而是糧食的不能以「有」濟「無」！

的供求失調的問題。如湖南米糧，向有剩餘，與廣東僅一大腹擔之隔，而湘米不能入粵。廣州市歷年有西貢米輸入。湘米東下，又有長江下水之便，而每單位運銷的成本，竟超過由美國運到上海的費用。至於四川亦是米產豐富區域，但是長江下游的城市，絕少見有四川米的蹤跡。所以往往甲地災鴻遍野，而之地糧食剩餘，無法輸出。以前如民國二十年大水為災，而二十一年豐收，又谷賤傷農。這顯然是供求上未能得着適合的調整。又如目前東北大豆無法出口，瀋陽長春竟有以大量大豆及豆餅，代替煤斤，充作燃料的事實，這些都是盈虛調配的問題，而不是有無的問題。

抗戰八年，農民貢獻最大，受災亦最深。而自勝利後，外患甫平，內亂又起，農民簡直無休養生息之機會，農業生產的損失當然極為重大。目前交通停滯，與交通工具的破壞，對農產品的運銷，是極嚴重的打擊。從各地糧食的價格，加以研究，即可知道目下糧食運銷的情形幾乎成了僵持的狀態。以三十六年八月份各地糧價而言，蕪湖與上海水陸均甚便利，而蕪湖常熟白米每市石二十七萬元，上海是四十萬元一市石，沅江至武昌有水運的便利，而武昌米價為沅江的數倍，其價格為七五，〇〇〇元與一六，〇〇〇元一市石。又如貴陽與湄潭之間有公路可通，只有三百華里距離，兩地米價之差將近三倍，每石為一〇〇，〇〇〇元與四五，〇〇〇元。

再以小麥價格而言，如河北的撫寧與唐山相距相近，而小麥價差別極大，為四七，〇〇〇元及六五，〇〇〇元。山東歷城至青島有鐵路的便利小麥價相差竟在五倍以上，為三三，〇〇〇元與一七五，〇〇〇元。從各地的糧食價格的懸殊，即可證明國內糧食運銷的停滯的因素，實在構成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現在的運銷狀況不能改善，糧食生產雖然增加，供求上還是不能調劑，食糧問題的癥結還是未除。而且增產後的可能結果，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即對於需糧區域的有效供應，仍然毫無補益。餘糧區域的過剩更將增加一批燃料的替代品，或是演成谷賤傷農，而整個剝奪了農民再生產的能力，終致影響到以後整個的農業生產。

二、儲運耗損的因素

經濟評論

將各種糧食的倉儲損耗率及運輸損耗率，詳細規定。倉儲損耗包括翻晒，清倉，及過風等。倉儲過程中，因保管時間關係所發生一切損耗，運輸損耗係指因裝卸，運搬，過檔，等關係所發生的損耗。至於運輸方式，更包括火車汽車人獸力車人力肩挑及獸力駕運木船輪船等不一。假使根據糧食部所規定儲運方法之最低損耗率，加以估計，（表六）其因倉儲及運輸上所發生的糧食損耗數量每年即在一千六百萬市担以上。至於因江河船遇險，糧倉遭受火災，糧食露天堆存受雨露爛或變質等等的大量損耗，其數量亦足驚人。

（一）倉儲損耗 若以民國三十五年糧食生產數量暨六個月以內的糧食倉儲最低損耗率為依據，則民國三十五年的糧食，因倉儲不善，所導致的損耗，水稻在五百萬市担以上，小麥暨雜糧各在四百萬市担以上，總計一千四百萬市担。

（二）運輸損耗 中國農家所生產的糧食，大部自家食用，出售的數量，姑以三分之一計。至運輸損耗率以運輸工具的不同，各有差異，現採用其平均數字，至運輸里程，假定為縣境以內（五十公里以內）運輸。這樣則糧食因運輸上所發生的損耗，估計水稻在八十萬市担左右，小麥雜糧各在五十萬市担左右，總計在一百七十萬市担以上。

表六 中國糧食因倉儲及運輸損耗之數量估計表

產量(市担)	倉儲		運輸		損耗總計 (市担)
	損耗率 (%)	損耗數量 (市担)	損耗率 (%)	損耗數量 (市担)	
水稻	1,037,899,000	0.50	5,189,495	0.23	793,708
小麥	635,756,000	0.70	4,450,285	0.23	487,412
雜糧	972,615,000	0.50	4,863,075	0.12	489,046
總計	2,646,269,000	—	14,502,853	—	1,772,166

註一：糧食產量係用「十五年之統計數字」

二：倉儲損耗率係以『三月以上至六月以內』之損耗率計算，雜糧之

損耗率以稻谷損耗率計算

一：運輸損耗率以五十公里以內之運輸計算，以火車，汽車，人獸力車，肩挑駕車，木船，輪船等運輸方法之損耗率之平均數字計算

四：糧食運輸數量以產量之二分之一計算

一 總計上二者的損耗則在一千六百萬市担以上。但是上面的估計都是最低的標準，而實際上（一）倉儲時間愈長，損耗率愈高。同時糧食的倉儲時間，往往都在六個月以上，依糧食部的規定，倉儲期間在一年以上的，其損耗超出上

述損耗率二倍以上。（二）運輸方式有火車，輪船，木船，挑駕等不同。其中以人挑駕的損耗率最高。上項估計的標準，係以數種工具之損耗率取其平均數。數字雖高於舟車運輸損耗率，但低於人挑駕的損耗率。並且實際上以人挑駕方式運輸的，就目前狀況來說，仍佔大多數。（三）糧食的運輸，不都是五十公里以內的運輸，超過五十公里之縣與縣間，縣省與省間的運輸，當亦不少。而路途愈長，耗率愈高。依糧食部規定一千公里以上的耗率，超過五十公里的五倍。所以表二所估計的一千六百萬餘市担的糧食損耗，實屬最低的數字至實際上農民倉儲設備簡陋，蟲鼠衆多，糧商運輸時多堆於露天車站碼頭，易受風雨剝食，及奸商掺水摻雜，對糧食品質的損傷等，其損耗率當遠超過糧食部依規定方法儲運耗費的數倍，是無庸疑義的。即依糧食部規定中等損耗率估計，每年損耗三千餘萬市担，恐仍遠低於實際虧損量。此外如田間收穫時的損失，亦相當可觀。據陝西省田間觀察結果，每畝小麥因脫粒所遭之損失，為百分之五至三十，約合一升至六升。由此當可推知全國糧食與收穫時損失數量的驚人。

因為關於全國實際食糧倉儲的數量，各種方式的運輸數量，以及運輸的里程等數字，我們尚無精確的統計，我們可能做到的，只有以最低的標準來估計。這個數字雖然不能正確代表實際情形，確很可表示這項損失的嚴重性。在當年情況之下，糧食在倉儲運輸及收穫上的損耗，當最少在三千萬至五千萬市担以上。假使倉儲及運輸制度改善，這種損耗，自然可以減少；這樣不是無庸求諸增產，就可多餘出來三千至五千餘萬市担的糧食，供給食用嗎。

III、糧食儲量不可忽視

我國糧食儲量，到現在還未能精確統計出來。而且至今尚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糧食部前會舉辦大戶存糧調查工作，因為困難太多而停止。我國歷代提倡儲備荒的傳統政策，各地農戶均有存糧習慣。可知民間存糧數量必然不少。由於米谷運銷的不便，防荒防旱的觀念，與農民傳統的習慣，在農村社會中，中等以上的自耕農，大體都有一部份存糧。而農村富戶平日所吃大半是隔年或隔三四年陳谷，這種例證，在四川所見尤其普遍。一遇荒歉飢餓，往往由軍，肩挑駕車，木船，輪船等運輸方法之損耗率之平均數字計算，當地社會舉辦平糶以為救濟，這種米的來源，多半都是由當地大糧戶捐出的。只有在西北幾省一部份平日產糧不足的區域，一遇災荒才發生大量逃亡餓死的現象，但是富戶和大地主，仍有存糧可吃，可以維持很久。

我國幅員廣大，農戶衆多，而散居全國，儲糧數量極難調查。儲糧數量與分佈情形，不能詳知，致政府無法於必要時用以調濟盈虛。近來通貨膨脹日益

嚴重，民間對於手頭掌握物資，主要是糧食，要比腰纏法幣來得好，已是婦孺皆知；至一般糧商更是倉廩充足，一年四時根本沒有空着倉的時候，由此可以推知，我國每年儲糧數量必相當可觀。政府如能注意及此，積極建立現代農倉制度，並嚴格管理產地市場與轉運地點的倉儲設備與業務，則對於各地存糧的數量與公佈情形，隨時可以知道，使囤積居奇的糧商，無以施其技，政府於必要時即可根據各地豐歉與供求狀況，統籌調配以有濟無。

四 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糧食的供求數量，依一般國民營養標準，並無匱乏之虞。外國米麥之所以入口，及區域性的饑饉，皆由運輸困難，盈虛不得調濟，及儲運方法不善使已收穫的糧食，大量損耗等原因所致。故欲解決糧食問題必對症下藥，積極發展交通，以利運輸，而通有無，並建立現代農倉制度，改良包裝運輸方法，以減耗損，方可濟事。若僅由米麥進口的表面情形，及局部飢荒，而認為糧食產量不足，欲以增產的方法解決，萬難收效。並且近年在糧價比較低落情形之下，任何增產計劃，不能鼓勵農民從事增產，結果恐怕是不可

靠數字的編造，而沒有實際的效果。

假定糧食增產能有實效，如運銷制度不加改良，仍無補於實際。就增產計劃而論，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七年十二月，共擬用經費一千二百億元，增產米麥雜糧，其最高限度僅六百萬市担。即令計劃全部完成，所增產的糧食尚不及每年儲運耗耗量六分之一。每年已有糧食三千餘萬市担以上的耗損，不設法防止，反耗鉅款以從事不可靠的六百萬市担的糧食增產工作，實屬不智。

總而言之，目前中國的局勢，是國力民力都在極度貧困之中，一切政治經濟的設施，都應當脚踏實地，權衡利弊，既不必營取表面功夫，更不應當囿於不周全的理論。糧食增產不能說不是好的理想，假定能真的作到，更是當前切要的設施。不過筆者管見所及，尤其鑒於過去施行的成果，覺得仔細考慮一番，問題並不那麼單純。假定我們能從改良運銷方法着手，使各地糧食能互濟盈虛，改良倉儲設施，減少大量的耗損，其結果與增產相同；但是可以澈底解決目前農業上的癱瘓，實在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途徑，免得耗費大量金錢用在不甚可靠表面數字的收穫上，豈不較好！

論 討 就業價格與有效需要

——引申凱恩斯學說應用於惡性通貨膨脹並就正於吳大業教授——

現在中國有否失業現象，經濟學者的意見頗不一致。吳大業教授認為已達到充分就業。徐篤楨教授丁忱先生等則認為現在中國尚有非自願失業者存在，所以根據凱恩斯的定義，現在中國就業並不充分。

吳大業教授所採用的充分就業定義也是凱恩斯的。他曾在大公報滬版去年十月十三日發表的「就業水準與生產貿易」一文中說過：「合乎我們現在用的充分就業的定義，可以採用克因斯名著『就業的一般理論』頁二六的話。就是說，當我們對於產品的有效需要有所增加時，就業總數的反應已無彈性，就是充分就業。」根據這個定義，吳教授判定現在中國已經達到了充分就業。

奇怪的是：大家採用的定義，都是凱恩斯的。並且凱恩斯自己也說他的兩個定義是一樣的。然而兩人各用一個定義，解釋同一現象的結果，結論却剛相反。這分明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凱恩斯的兩個定義根本是不一樣的，並且

是不相容的；另一個是至少兩人中有一人把凱恩斯的定義詮釋得與原意不合了

，因而他的結論有了錯誤。

吳教授對此的意見是：「克因斯對於充分就業的定義前後並不一致。」（見同一文）這也就是說凱恩斯在同一本書中，對於同一名辭的定義，犯了前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毛病。凱恩斯是否犯了這種毛病，值得探討。為探究本源，筆者依吳教授在大公報中的指示，拜讀了吳教授大作「物價膨脹中的經濟學」的第九章「就業」。

在讀完吳教授該書第九章第四節之後，將之與吳教授在大公報上文章綜合起來看，筆者覺得吳教授所解釋的凱恩斯學說，與筆者所理解的頗有出入。吳教授所說的第一個充分就業定義，筆者認為並非凱恩斯所說的充分就業；吳教授所說的第二個充分就業定義對於現狀的解釋與筆者所理解的也不相同；

吳教授對於有效需要，只注意到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筆者認為更重要並且實際上決定就業的是以工資單位(Wage units)計算或以成本單位(Cost-units)計算的有效需要。在未說筆者自己的見解以前，先說明吳教授的論點。下面引述吳教授在他的大著「物價繩漲的經濟學」中的幾段話：

(一)「克因斯以為超過了上述『某真實工資水準下的充分就業』而繼續增加有效需要，即將使工資上漲，物價上漲，這點是對的；但是他以為超過了這點，即將使就業與生產不能增加，則是錯的。因為在一個較低的真實工資下，有一個充分就業水準。在另一個較高的真實工資之下，又有一個新的充分就業水準。……」(見物價繩漲的經濟第九章第四節頁一一七)

在這段話裏，吳教授把克因斯的充分就業第一個定義：「沒有非自願的失業就是充分就業。」解釋為「某真實工資水準下的充分就業。」也就是說，充分就業的數量視工資水準而定，高的真實工資，就有着高的充分就業水準，這不是筆者所理解的克因斯的第一個定義。在克因斯系統中，充分就業水準只有一個，詳細的理由，我們下文再說。

(二)「假若嚴格按照克因斯的第一個定義的充分就業來解釋，則充分就業是很容易達到，並且常常超過的。這是由於克因斯對於工資變動的印象有誤而起。」(見同書頁一一七)

吳教授認為「按克因斯第一個定義的充分就業很容易達到並且常常超過一點，筆者不能同意。吳教授所說的『克因斯對於工資變動的印象有誤。』」是指的克因斯在討論貨幣增發達到通貨膨脹之後，認為工資，物價與貨幣將作同比例的增加而言。然而這只是附有條件的假設，絕非錯誤，按我們現在的情形，克因斯假設的條件不存在，所以他的以下推論，要從改換假設入手，略事修正。筆者在下文將更易克因斯此項假設，並引申其學說，以應用於通貨膨脹中。

吳教授說明充分就業水準被超過的現象的論據，是吳教授譯述的克因斯的一段話：(見物價繩漲的經濟學一一六頁)

(三)「克因斯在同書二八九頁又說：在上述情形下，當就業因有效需要的增加而繼續增加，則最終將達到一點，以致在原來的真實工資下，已不能再增加就業；除非貨幣工資的上升超過物價，而有真實工資的上升，始能再有就業的增加。到了這點以後，若再增加有效需要，則只有工資物價，與利潤皆與貨幣支出成比例的上昇，而無產量與就業的增加。這就是入於眞性的通貨膨脹。」

接着(在一一七頁)吳教授就應用這段話來說明就業超過充分的現象：

(四)「假若嚴格的按照這樣的一個定義，則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廿六年夏開始抗戰，廿七年的貨幣工資，其上升的速率已超過生活費。就是說，在這時期內，我們已需要提高真實工資，始能僱到足用的工人。已超過克因斯第一個定義中所說的充分就業水準了。」

爲敘述方便起見筆者擬從上面徵引的第三段話說起。筆者認爲吳教授把克因斯書中二八九頁的一段話誤解了。克因斯說：「就業因有效需要之增加而繼續增加，最終將達一點，除非貨幣工資的上升超過物價而有真實工資的上升，就可能再有就業的增加」意思是說：在未達通貨膨脹時，爲刺激生產而增發通貨，則因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繼續增加，以工資單位計算或是以成本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也同時增加。企業家增產有利，願意多僱工人，工資見尚高於當時就業量之勞工邊際負效用，所以就業會繼續增加，同時真實工資則繼續減少(因爲勞工邊際生產力漸減之故)最終將達到一點，真實工資等於勞工之邊際負效用。到此點後社會上已不復再有非自願失業者的存在。(在此點未達到時，真實工資常高於勞工邊際負效用，故社會上常有非自願失業者的存在。)亦即按第一定義，充分就業恰於此點達到；若欲再增加就業，因社會上已無非自願失業者的存在，故提高真實工資不可。但是此時提高真實工資同時增加就業是可能的嗎？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爲工資須等於勞工之邊際生產力，如設備技術資源不變，就業增加，勞工邊際生產力是減少的。所以到此點後，如設備資源不變，企業家在利潤上打算，不肯增加真實工資以增加就業；如工作負效用函數不變，工人亦不肯減低真實工資以增加就業。也就是說，到此點後，如再增加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以圖刺激生產，則貨幣工資，貨幣利潤，產量和物價將隨貨幣之增加作同比例的上張，而真實工資，真實利潤，產量和就業量都不會發生變動。亦即達到此點後，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雖繼續增加，以工資單位或成本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沒有增加，就業量對於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其反應已無彈性。(前乎此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必引起就業總數之增加。)按克因斯之第二定義，充分就業亦恰於此點達到。所以克因斯的兩個充分就業定義，完全是一致的，同是在眞性通貨膨脹達到時達的。並且克因斯任一定義的充分就業，都是在由企業家主持生產，勞資雙方自由議定工資，這種社會環境內，最大可能的就業人數。假如該社會的制度組織不變，工人的工作負效用函數不變，設備技術不變，則充分就業水準，只能有獨一無二的一個數值(unique value)。並且實際的就業人數，除開很短時間

內，由於企業家判斷錯誤之外，是無法超過這個充分就業數值的。用克因斯任一定義所說的充分就業，指的都是這個充分就業水準。

應用於實際情形，可能的修正（Qualifications）據克因斯所說，亦只限於克因斯該書中二九〇頁所說的兩種。吳教授似乎誤認為這是出於凱恩斯的自己意見。充分就業達到後，假如貨幣工資的上升超過物價，而有真實工資的上升，就表示有了就業的增加，而此時充分就業就被超過。筆者認為這是很嚴重的一個錯誤，因為這要推翻了兩個古典派和凱恩斯共同承認的經濟學定則。即工資等於勞工生產力貢獻，及勞工邊際生產力遞減定理是也。吳教授把這個錯誤觀念，應用到統計數字上時，就有如下的判斷。廿七年真實工資的提高，吳教授解釋之為已超過充分就業的證明。現在的真實工資也較戰前為高，所以吳教授也認為現在已達到，並且超過了充分就業。依筆者的看法，廿七年真實工資的提高，是因為戰爭破壞，停頓了一部份工廠，工資提高表示的是總就業的減少。現在的情形，筆者在下面，還有更充分的解釋。

上面說明了凱恩斯的兩個充分就業定義是一致的；並且說明了就業超過充分就業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真實工資的上漲表示的是：失業的增多，而不是就業之超過充分就業。依據筆者的看法，現在真實工資的超過戰前，表示了國內確有失業現象之存在。在底下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應用凱恩斯經濟學，說明目下的失業現象。也就是要說明何以凱恩斯說的達到惡性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之後，再繼續通貨膨脹，如其他情形不變，充分就業仍能維持，而在我們現狀，竟然會產生出失業現象。既明乎此失業現象之所由來，則對於通貨膨脹下之失業問題，就較易商討對策。對於通貨膨脹，對於經濟之影響，亦可以更明確，更具體的把握得住，不至於說到財政經濟政策時漫無標準了。

凱恩斯的「就業通論」，對於就業的分析，只到真性通貨膨脹（True Inflation）點達到後為止。這是因為凱恩斯該書主要的目標，是要解決不景氣時期的失業問題，（當然他的學說是一般的並非特殊的。）到了充分就業點，就業已達到最大的可能量，這是自由競爭社會中最理想的就業狀態，到了此點後，他所討論的失業問題已告消失，所以他無須再涉到題外繼續討論。並且在他全書中，說到增加通貨時，常是站在增加生產立場，而並非以其他動機實行通貨膨脹的。在此前提下，他有理由推論通貨膨脹達到後，再加貨幣以圖利激生產，則以工資單位計算之有效需要並無增減，就業狀態會繼續維持。但是他仍然很謹慎，他在就業通論二五〇頁明白地說：「充分就業，即使是近似的，充分就業是很少能達到，並且即使達到，也很難長久維持的。」維持充分就業

的條件是貨幣工資，貨幣物價，與貨幣數量同時作比例的增加。變得更準確一點，以貨幣計算的邊際生產成本，貨幣物價，與貨幣數量同時作比例的增加。這些條件能繼續滿足，則充分就業能繼續維持。他的分析至此為止。筆者現在就此作爲起點，來嘗試繼續分析。

我們首先要看看，何以凱恩斯所作假設，與我們實際情形會大相逕庭。理由是凱恩斯假設的通貨增加是以增加投資，增加生產爲目標的。而我們的通貨增加，是以應付戰爭，徵取貨物爲目標的。因此我們的通貨膨脹，有一特色，就是產量（output）之一部被增發之貨幣所徵購，社會所得發生了重分配。一般社會更爲貧窮，貧窮的結果，並非人人比例地減少所有消費，工資品（wage-goods）如食糧燃料等，其需要彈性最小，而非工資品（non-wage-goods）之需要彈性，則往往較大，所以在我們的通貨膨脹中，不能像凱恩斯假設的一般，工資與物價作同比例的上漲，反之，工資品（wage goods）之價格上漲，比例上要速於非工資品（non-wage goods），工資之上漲，比例上要快於物價，成本的上漲，比例上要快於成品賣價。人民感覺到物價增漲之不可避免，更竭力減少其所得之貨幣保留比例，而競購貨物，一般物價之上漲也就比例上更快於貨幣之增加。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因此比例上也更快於貨幣的增加。這是我們現在通貨膨脹的症狀。

凱恩斯之「通論」，是針對着就業與價格雙管齊下的，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有效需要之變動，一面影響着就業，另一面却影響着價格。以有效需要爲橋樑，就業與價格之間，就可得到聯繫。換句話說，可以自價格狀況看出就業狀況。在凱恩斯書中完成此聯繫任務者是三〇五頁之推廣的貨幣數量說公式（Generalized Statement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我們現在

既然對就業狀況是否充分一問題，發生了疑問，並且真實工資之增加，也被認爲不足以證明就業之減少；我們就可以利用此公式，略加修改，將現在的價格情形套上去看看。如果通貨膨脹使價格發生了現在的情形，則現在增加通貨，以成本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到底是增加呢還是減少，同時就業量到底是增加呢還是減少？

在篇末附錄中我們證明了只要通貨膨脹之結果，使工資之增加，比例上快於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並且一般物價之增加，也比例上超過了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則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必然要減少；並且因此就業人數和生產量也必然要減少，而這些失業現象之所由起，當然是因為通貨膨脹，搜購物資，產出了價格之間之不均衡。

我們在附錄中所以要採用貨幣數量說廣泛公式者，原因一則為：要看出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之減少，確是要減少生產與就業的，再則為這個公式把貨幣增發與就業數量連起來了，有助於我們的推論。至於這個公式之把現實情形太簡化，自裏頭得不到更多的推論，除此外就無大用處等等，我們是清楚的。下面我們還要把有效需要與價格及就業關係，更詳細地說明一番，弄清了我們的推理根據，然後再想法把複雜的現實情形，一件件地加進去，也就是把我們討論中與現狀不合的簡化假設，一件件地移開去(removed)，逐步討論我們的財政經濟政策。我們希望這樣得到的結果，可以比較靠得住，這樣的方法，也似乎比較合於凱恩斯所說的經濟學推論的應有本質 (The nature of economic thinking)。

事實上，若只要證明在惡性通貨膨脹中，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的減少，則只要 ($e_w > 1$) 這一個條件即足 (證明很簡單不贅)，並且凱恩斯也明白說過，在逃避貨幣 ("Flight from the currency") 的現象中 w 是大的。(見「通論」一〇六頁) 换句話說，凱恩斯也看到在逃避貨幣現象中，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是要減少的。

凱恩斯對於就業與物價之討論，只到充分就業點到達，也就是真性通貨膨脹點到達時為止。現在我們把他綜合起來看看：在此點未到達之前沒有充分就業，也沒到真性通貨膨脹，每次貨幣有增加，則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和以工資單位計算的 (或以成本單位計算的) 有效需要，都要增加，但後者比例上增加得小些，因為就業增加，貨幣工資亦隨着增加故也。此時的物價也要上漲，但是物價的上漲，比例上還要較之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的七法緩些，這是因為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增加了生產之故。(參攷通論二八五頁) 這是從就業方面來看，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的增加如何增加了就業。如果就物價來觀察就業，則可以分開三種情形來說。第一，在充分就業未達到之前 (亦即未達到真性通貨膨脹之前) 其現象是：(一) 物價之上漲，比例上緩於貨幣之增加 ($e < 1$)。(二) 一般人在所得中以貨幣方式保留的比例，因貨幣之增加而增加了 (即 $e_d < 1$)。(三) 貨幣工資的增加，比例上要小於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的增加。也就是說真實工資減少了。 $(e_w < 1)$ 。上述三現象，並不是各自獨立的。有兩個存在，其二亦存在。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在物價方面看出上面三個現象中的兩個現象，就知道當時貨幣不足，就業未充分。這當然假設着自由市場 (free market)，以及工資限價之不存在。第二、就業一到了充分就業點，貨幣發行同時也就到了真性通貨膨脹點，此時再增

加貨幣，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自然增加，但是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却並無增減，這是因為此時物價與貨幣工資及貨幣數量同比例增加之故，所以生產也就沒有增減。按此，準確的充分就業第二定義應該是：「當我們對於產品的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有所增加時，就業總數的反應已無彈性，這時就達到充分就業。」故在真性通貨膨脹或充分就業時的現象是：(一) 物價與貨幣同比例增加 ($e = 1$)。(二) 一般人在所得中用貨幣保留的比例沒有更動 (即 $e_d = 1$)。(三) 貨幣工資與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全比例地增加 ($e_w = 1$)。第三，若通貨發行再增加而且有擾亂因素之加入，則在價格方面，將產生價格上漲與通貨數量增加之間之不均衡，以及工資上漲與物價上漲之間之不均衡；並且不均衡的方向，是使：(一) 物價的上漲，比例上超過了通貨的增加 ($e > 1$)。(二) 發生了逃避貨幣現象 ($e_d > 1$)。(三) 貨幣工資的增加，比例上快於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之增加 ($e_w > 1$)。此在比例上亦必同時快於一般物價之增加，因而有了真實工資之上漲。則此時在有效需要方面，以貨幣計算的有效需要，固然是因貨幣增加而增加了，以工資單位 (或成本單位) 計算的有效需要，反因之而減少。企業家並非要追求貨幣利潤而甘受實質損失的，所以此時生產，就因貨幣之增加而減少了。

我們可以說第一種情形是貨幣不足與就業不充分同時存在，所以可以增加貨幣增加就業。第二種情形是適量貨幣與充分就業同時存在，所以如無其他擾亂因素 (disturbing factors) 加入，貨幣增加與否，對於就業不生影響。第三種情形是貨幣過多與就業不充分同時存在。貨幣過多是因，就業不充分是果，我們當然不應該再增加貨幣以增加失業。但是如果我們因為在現在情形之下，增加貨幣並不增加就業，並且忽略了這會減少就業，貿然引用凱恩斯的第二個定義，以為現在增加有效需要，就業反應已無彈性，所以已達充分就業，顯然那是錯誤的。這裏所說的有效需要，如果是以貨幣計算的，則現在增加貨幣之結果，就業反應彈性，並不是沒有，而是是負的；如果所指的有效需要，是以工資單位計算的，則現在如能想法增加，仍舊是可以增加就業，就業反應彈性應該還是正的。顯然這個名詞上的混淆不清，還是為了凱恩斯在通論中說到有效需要時，往往不指明說的是那一種之故。但在凱恩斯的討論範圍內，這兩種效果需要時，都是同加同減的，所以他無須乎指明是那一種。而只在達到通貨膨脹時，點明了此時以成本單位計算之有效需要，並不因貨幣之增加而增加。(見通論頁三〇三) 在他討論範圍內，這樣也就够了。

我們認為分析至此得到的結論，重要的，並不是現在確有失業存在，而是

證明了現在失業之所以存在。現在的失業還是爲了以工資（或成本）單位計算的有餘額的不足而引起的。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何以會不足呢？原因是由於貨幣增發所引起的生活價格上漲，並不均衡。即貨幣工資，或以貨幣計算的成本單位，在此例上上漲得比一般物品尤其是製成品快之故。在這樣的情形下，增發貨幣，全社會要受到嚴重的損失。第一是社會的總產量和總就業量，因貨幣之增發而減少。第二是在這減少的總產量中，還要被政府以發行貨幣徵走一部份。政府財政亦因這種物價上漲之不均衡，面臨更大的困難。假如沒有物價上漲不均衡這個現象，工資物價都像凱恩斯所假設的一般，比例地上漲，充分就業可以維持，則生產量可以維持最大量，不至減少。政府假如每年需要徵用總產量五分之一的物資，就只要在貨幣之所得流通速度週轉一次這段期間內，增發總發行五分之一的貨幣，全社會的直接損失不會超過這個數目，而間接上還得到就業充分產量更多的好處。這當然是假想的狀態。充分就業在平時都難實現，在戰時更是更難維持。我們不過想藉此說明努力恢復物價均衡，就好處設想，是很爲有利的。我們現在的情形，物價日益不均衡，生產日益萎縮，物價上漲，比例上較之鈔券發行要快上許多。長此以往，減少的不止是社會總產量，受害的不止是老百姓。靠發鈔徵來的物資也越來越少，靠發鈔維持的財政支出，更第一次無辦法。所以現在我們政府的經濟政策，第一步應該是先設法恢復相互通貨價間的合理均衡，去掉通貨膨脹的主要毒素，使有效需要（成本計算）不再因通貨之增發而萎縮。第二步再設法增加有效需要（成本計的），使生產在戰爭未停通貨會繼續的情形下，仍然有法運轉，甚或擴大。

附錄：以P代表一般物價，DW代表以工資單位(wage-units)計算之有效需求，e_d代表貨幣工資，DW_d代表貨幣數量，D代表以貨幣數量計算之有效需求，e_w代表貨幣工資，DW_w代表以工資單位(wage-units)計算之有效需求；則依公式如右：

$$\frac{dN}{dD} = \frac{D}{w} \cdot \frac{dw}{dD} - \frac{1}{w} \cdot D \cdot \frac{dw}{w^2} = \frac{D}{w^2} \left(\frac{w}{D} - \frac{dw}{D} \right)$$

$$\therefore e_w = \frac{D}{w} \cdot \frac{dw}{dD} > 1, \frac{dw}{dD} > \frac{w}{D}, \therefore \frac{dN}{dD} < 0$$

亦即以貨幣計算之有效需要之增加將使以成本單位計算之有效需要之減少而減少也。

$$\frac{dN}{dD} \text{ 必須與 } \frac{dDW}{dD} \text{ 同號，故 } \frac{dN}{dD} < 0, \text{ 則以貨幣計算之有效需要之增加，必將招致就業人數減少也。由此吾人得結論，惡性通貨膨脹中，貨幣M之增加，使以工資單位計算之有效需要減少，因而使就業減少，失業增多。}$$

W·凱恩斯在通論306頁所示我們的情形相合，即 $e_p > 1, e_w & e_d$ 很大，則 $e_w > 1, e_d > 1$ 。

e 大於1者，物價之上漲比例I遠於貨幣之增加也。 e_d 大於1者，即人減少其手中保有之貨幣與貨幣所得之比例，以故以貨幣計算之有效需要之增加比例上遠於貨幣之增加也。 e_w 大於1者，貨幣工資之上漲比例上遠於以貨幣計算之有效需要之增加也。現在工資受到管制， e_w 暫時或小於1，然而我們如先假設不管制，此不妨於推論。

我們現在單有一現象，即逃避貨幣之心理使物價之上漲比例I更遠於以貨幣計算之有效需要之增加。水則 $e_p > 1$ ，此現象與 $e_d > 1$ 之現象聯繫，便更顯其A， $We = e_p e_d$ 舉。

$$\begin{aligned} dN/dD &= \frac{(D/dD)}{(N/dD)} \\ &= \frac{(D/dD)}{\left(\frac{D}{e_p} \cdot \frac{d(e_p)}{dD}\right)} = e_p \cdot (1 - e_w) \end{aligned}$$

此時 $e_p > 1, \frac{d(e_p)}{dD} > 1, e_w > 1$ 。

再論超充分就業與生產

——答邵循愷先生——

邵循愷先生的文章，對於筆者討論就業問題的意見有所批評。他似乎並未完全瞭解筆者的意思。在此我們不願把以前所說再重複一遍，只簡答如下：

一、真實工資與就業
克因斯在寫他的一般理論時，他心目中常有一個印象，以為在不景氣時，真實工資較高；而在繁榮時期，則真實工資較低。因此他說，假若工資物價的上漲超過貨幣工資的上漲，但就業反為增加，即表示在原來的情形下，有非自願失業的存在，（見頁一五）假若物價與工資的關係，確如他所得的印象一樣，則頁一五的充分就業的定義是充足的，與全書所討論的充分就業是完全相符的。但事實上工資與物價的關係，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並且在經濟繁榮時期，真實工資常可較高；而在不景氣時期，真實工資較低，這點已有 Dunlop 等人用統計數字來反證過。工資與物價的關係，正如他的想像，則頁一五的定義，條件並不完全。因為那個定義只說明工資價格上漲超過貨幣工資時何為充分就業；而未說明在經濟繁榮，真實工資增加時何為充分就業。假若我們嚴格的按照這個定義來說明一切，是很大的錯誤。以筆者在一「物價繼續上漲的經濟學」中，特別指出這點。（頁一一六至一一八）由於經濟繁榮就業增加時真實工資常可較高，所以嚴格的按照這個定義的就業點，是很容易超過的。邵循愷先生對於筆者的原文，誤解很多，譬如會明說較高真實工資下的充分就業水準，可以較高亦可較低，但邵先生却解釋說「高的真實工資就有高的充分就業水準」。顯然與筆者的原意不同。如邵先生抄引我的話，說二十七年已超過充分就業水準。這種片斷的抄錄很容易引起斷章取義的誤會的。因為他引用的我那一段話，正是用來批評「克因斯第一個定義」，而說「假若嚴格的按照這樣的一個定義」，則有這種結論的危險，邵先生若看到同節之末，即可見到筆者會說「中國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工資的上漲超過糧價而不若製品，正是增加就業最好的條件。所以……不能證明就業與生產的未增。」所以筆者是不贊成根據於這個定義的字面說法，而以為即使真實工資上升，仍未必已達真正的充分就業，而仍有增加就業的可能性。邵先生更曲解說，「現在的真實工資也較戰前為高，所以吳教授也認為現在已達到，並且超過了充分就業」。這就是很大的誤解。因為我既不看重克因斯頁一五的定義，所以我解釋現在超充分就業的原因也並不由於現在真實工

資的超過戰前。看下節自明。

由於前面所說真實工資的變動與克因斯的假定不同，所以邵循愷先生一般的認為真實工資上漲，則就業必減，真實工資下降，則就業必增，也無必然性的。事實是這樣：在一「未達充分就業」以前，有效需要的增加，只要超過工資的增加，即可增加就業；不及工資的增加，則就業減退，固無論真實工資是增是減。僅在（一）已達充分就業以後，（二）總生產量不再改變，（三）就業與生產的方向都不改變，（四）分配不變的條件下，真實工資與就業量是成比例的增減。這裏所謂充分就業，自然不是克因斯書中頁一五的定義。

丁文治先生在社會科學雜誌第九卷第一期的一篇書評裏，也曾提到筆者對於克因斯關於真實工資的批評。丁先生認為假若「糧價漲率低於真實（貨幣？）工資的漲率而其他物品（價？）的漲率高於真實（貨幣？）工資的漲率，則是克因斯所假設的需要提高單位勞力的收益以抵消增高的真實工資的情況還未達到。」這點是對的，但不能因此而謂筆者的看法不對。因為筆者正因為這個原因而認為克因斯在頁一五的定義為不充足，而不能「嚴格的」採取定義。

二、超充分就業的意義及其可能性，筆者所謂「超充分就業」，並不如邵循愷先生所說，根據於現在真實工資的高於戰前，也不是按照克因斯頁一五的不充足的充分就業的定義。克因斯的充分就業的一般看法，可以稱作當就業已推進至邊際生產等於工資並等於勞工邊際負效用之時，也就是正統學派的假定。為簡單起見，我們可稱此為第二定義，而頁一五的定義為第一定義。假若一切物價同比例升降，則第二定義與第一定義是相同的。達到第二個定義的充分就業點時，在一定的技術、組織與設備之下，社會總生產為最大，這就是克因斯的目標。（但若利用貨幣以外的政策，自然可以超過這個目標。）

在物價繼續上漲而利率下降時，邊際生產可以降至此點以下，也就是說，就業數量可以超過這點。（詳細說明請參看拙著物價繼續上漲的經濟學第七第八章，與第九章附錄。）我們曾經指出，超充分就業下的負債價值生產，並不一定是社會的淨損失。一切須看情形而定。在此我們不再多費篇幅。

吳大業

政府對於經濟行為又無有效的管制時，則由於企業家的競爭與由於一段囤積的浪費及所引起的各種物資的不能配合，終將達到一點，使社會物質總生產減少，或邊際社會物質淨生產為負號。這不一定是超充分就業的必然結果，但是在上述的條件下，甚易得到的結果。

在上述情形下，就業仍可增加，雖然這種增加是可以減少社會總產量與國民所得，而就業的增加，只能在更少的總所得下，作一個重分配。自某一觀點看，也不一定好不好，雖然我們應當用更好的方法，一面增產，一面改善分配。但再進到某一點以後，見通貨膨脹的繼續，連就業也不能增加。這時就真正到了克因斯的第三個定義，「有效需要增加時，就業反應已無彈性」（就業論頁二六），

克因斯在寫他的書時，並沒有想到這些複雜因素。他忽略了工資物價格的變動與其他物價並不一致，而以為第一與第二定義是一樣的。其實當工資物價格的上漲若不及其他物價，則第二個定義的就業數量，可能高於第一個定義，而這種超過則是無害有利的。不過我們僅利用此說來說明抗戰初期的情形，並不適用抗戰後期及現在，這點是必須聲明的。克因斯的討論，主要的乃在失業，所以僅至第二個定義為止，而以為到了此點，即不能再增加就業，並且只要技術與設備不變，則生產總量亦不改變。所以在他的假定之下，三個定義是一致的。充分就業似乎是一個靜止的狀態。到了這點，只有物價工資的同比例上漲而無就業與生產的改變。因此超充分就業是不可能的；超充分就業下的負號生產也不可能的。

在一個經濟學家提出一個純理論時，為的是要簡單，明白，有時不得不作簡化的假定，而有意的忽略了複雜的因素，不可厚非。但當我們將理論應用到事實時，就必須將重要的複雜因素加進去，而不可直接使用。加進了實際的複雜因素以後，再嚴格的來看這三個定義，並不相同。除上述的修正外，我們對於技術設備改變上的修正見於《物價繼漲的經濟學》第九章。至於以有效需要以外的因素為自變數的充分就業的定義，亦見同書。

三、工資單位與就業 邵循愷先生以數學來證明工資單位對有效需要的彈性若大於一，則在貨幣有效需要增加時，工資單位的有效需要必減，故就業數量亦必減少。因此他推論現在未達充分就業。但在經濟評論二卷十二期「有效工資單位，現在並未必增加，而是減少，所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未必減少，而可能增加。（乙）從事後看，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與就業數量

是二而一的東西。其實克因斯用以決定就業量的以工資單位計算的有效需要，是「企業家對於將來的預期」；而這種預期的工資單位有效需要，按照筆者的分析，則在預期物價繼漲而利率落後的前提下，已是太大。因此按照邵先生的推論，而得到現在未達充分就業的結論，也是不對的。在此，我們可以附帶指出在邵先生的正文與附錄裏，均未說明在通貨膨脹下，「何以 e_w 必須大於零」。在他的系統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應當說明的。此外 e_w 亦無大於零的必要。

由於各人對於充分就業所下的定義，並不一致，所以筆者希望極力避免這個名辭。但是若有人以為因為現在未達充分就業，所以尚可利用克因斯的方法，增加發鈔來增加就業，以增加生產，則是大誤。筆者在最近幾個月裏費了許多紙墨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即針對此點。

筆者以為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充分。在「物價繼漲的經濟學」中，在答李立中先生的一文中（經濟評論二卷八期），筆者都會說明，按照貨幣學的定義，中國已達充分就業，就是說，不能再利用貨幣供給的增加來增加就業與生產。無論用靜態的看法或動態的看法都是一樣。（動態的看法，可假定技術，設備與組織均可因單純的貨幣的增加而改變，見「物價繼漲的經濟學」。）但按照非貨幣學的定義，則未達充分就業，所以尚可利用非貨幣的方法來增加就業，或改善就業的方向，或就原來的就業情形下增加生產。

我們現在集中在已否達到充分就業的討論是毫無意義的。在美國，生產設備都極前進，生活程度挺的很高，大部份的人都已滿足於他們的富庶，只愁不景氣與失業，所以他們的注意於失業問題，尤其是貨幣性的有效需要不足的失業，是不無理由的。但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在水準極低的技術，組織，與設備之下，達到了充分就業，是否就可以滿足？我們的目的應當是一方面得到最大的生產量，或最大的國民所得，另一方面，改善其分配。在通貨膨脹之下，利用發鈔來增加就業，其結果，由於各種資源不成比例的被占用着，是反足減少社會總產量的。這點必須看清。

我們已經累次說過，現在失業的存在，絕不是由於有效需要的不足（所謂有效需要，乃指預期的需要，以貨幣或工資單位計均可）。農村不安定，使農民離鄉入城，而城市的工業，則以設備的有限與原料動力的不足而不能容納。由於利率的過低，其實若干生產單位已將雇用增加而致邊際生產低於成本。這種損失是由存款者（假若貨款的來源由於存款）與全國人民（假若貨款的來源由於發鈔）所負擔的。現在城市工資，高於全國的平均所得。貨款若由於

發鈔，也就是強迫一般較窮的人來補助極少的工人使其待遇超過平均，而從事於負號的生產。在這種負號的生產已成爲負號的物質生產時，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在由於設備與原料動力的侷限，連這一條路也走不通，不能再利用發鈔來增加就業了。若再增加發鈔，而加速通貨膨脹的速率，只有更使設備與原料，不成比例的被占用，以致物質生產更行減少。農村及交通的恢復，使人口可得較合理的分配，與原料及燃料的自由移動，是治本的方法；減緩通貨膨脹的速率，使囤積的設備與原料可得較合理的分配與利用，是治標的方法；而外債則是暫借將來的生產力來改善現在的生產。

除由農村陸續進入城市的一部份人口外，尚有「畢業即失業」之說。我們知道現在學生人數，尤其是大學生，是多於戰前，而程度則反不如。譬如戰前每年有五百大學生畢業，在半年之內未得到職業者一百人。則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人數與百分數都多於戰前。但是我們知道就業的人數也多於戰前，也就是說社會對大學生的需要已經增加甚多。這種增加，是通貨膨脹之賜。因爲通貨膨脹以後，知識階級的實物待遇降低，（生活費的上漲超過貨幣薪金），所以需要增加。「非自願失業」應該解釋作一願意接受市面工資而能作該項工作的人都得到工作。假若一部份學生雖大學畢業而程度不足，但非適合於大學畢業生身份的不肯作，因而失業；或雖僅大學畢業，而成績優良，因此欲得一個較一般大學畢業生職業尚優的位置，但社會未能承認，因以失業，均不能認爲非自願失業。我們只能解釋作不願接受適合於他的地位與能力的市面薪金（這裏所謂薪金，應包括榮譽，地位等非貨幣待遇）的自願失業。他們的就業問題，是不能利用發鈔來解決的，除非我們認爲現在知識階級的待遇，雖多已低於工人，仍應再加速通貨膨脹，以再壓低之，使這種邊際以下的生產者也可就職。

最後就是若干專門設備的閒置的問題。我們已經屢次說過，這也是由於有效需要過多，大家爭作企業家，使各種各類的專門原素，不成比例的被占用着，以致不能充分利用。又以外匯與國外供給的缺乏，一時不能添補。另一方面，則由於原料與動力的不足及其不成比例的被占用與利用，以致一部份設備不能開工。原料與動力，在現在政治不安的情形下，固不能利用發鈔來增產；機器設備等，亦由於現在有效需要的過多而致成本加重，在國內生產爲不上算。利用發鈔來再增加有效需要，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結論就是我們已不能再用基於發鈔的放款來增加生產，但仍可用發鈔放款以外的方法。我們都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走入這個名辭的圈套，而從事於實際問題的研究。

每週上海金融與物價

上海批發物價指數表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按用途分類

食物類	紡織品類	金屬類	建築材料類	化學品類	燃料類	雜項類	總指數
民國廿六年	1.173	1.163	1.404	1.244	1.068	1.188	1.131
廿七年	1.309	1.325	1.741	1.654	1.424	1.658	1.347
廿八年	1.995	2.128	3.443	2.452	2.421	2.585	2.253
廿九年	4.479	4.487	6.863	6.732	4.918	5.775	4.984
三十一年	9.442	8.182	24.77	11.73	11.71	12.41	9.902
卅二年	27.35	26.41	70.54	20.28	38.40	44.05	37.25
卅三年	94.46	112.9	393.3	184.6	155.8	156.6	150.4
卅四年	561.5	706.0	2,274	1,213	1,518	1,682	1,119
卅五年	25,910	31,063	72,259	45,245	52,834	44,307	39,876
卅六年	590.3	966.1	1,930	1,365	1,892	1,873	1,180
卅七年	4,070	4,974	5,733	6,907	8,088	7,483	4,258
卅八年	29,009	36,526	55,716	49,479	77,998	49,931	37,668
民國廿六年八月	36,968	45,412	62,351	55,815	92,443	56,911	47,589
九月	43,341	55,757	74,394	63,368	131,148	81,144	61,553
十月	60,659	85,666	140,545	106,095	242,550	137,001	89,980
十一月	69,350	103,865	177,217	123,550	257,092	150,293	103,590
十二月	90,138	128,013	225,133	156,144	309,673	173,017	132,972
民國廿七年一月	138,355	181,149	285,279	207,761	378,443	237,971	180,007
民國廿七年一月	第一週	128,482	154,338	271,186	198,058	353,180	159,715
	二	138,559	165,576	276,163	215,555	396,218	250,882
	三	135,398	161,938	290,240	209,359	385,145	243,262
	四	152,018	162,965	304,771	208,453	379,594	250,321
	二月	161,830	163,630	380,242	208,951	369,690	250,900
	第一週						197,556
							203,892

編製機關：中國經濟研究所。指數編製說明文全部月度指數，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本刊制。

按爲幣市價編製（卅一年四月起至卅四年十月止）。卅四年指數按「華幣」市價編製者，係一至十月。平均，按法幣市價編製者係九月至十二月平均。

(一) 上海批發物價逐月變動比較表

(二十五年平均=1)

時期	項目別	一般物價水準	食物類	紡織品	金屬類	建築材料	化學品	燃料類	雜項類
37年	指 數	203 982	161 830	163 630	308 242	203 951	369 690	250 900	197 556
2月2日-7日	較上周漲落%	(+) 8.33	(+) 6.45	(+) 3.48	(+) 1.16	(+) 0.24	(-) 2.61	(+) 0.23	(+) 4.31
	對36年1月倍數	19.67	20.35	18.35	24.60	14.33	21.59	16.97	22.71

註：農曆年關前後，各業忙於清理債務。一反常規，向稱平穩，而少數商店存貨以求現款者，亦偶有所見。不過市面錢糧甚鬆，求拆不難，到本月底內，大致皆一段落。一批物價水準，則因受此影響，通貿商轉速率更形遲緩，故雖見微昂，而仍落後於三十六年的平均上漲率，但分類物品方面，有新買踴躍者，有賣銷次旺者，故漲落略有懸殊，元旦之後，大部市場，未能普遍恢復，指數暫跌。據稱紅盤做價，已昂一成至三成不等，固亦可能也。

(二) 上海票據交換國家行局及商業行莊差進差出金額表

(單位：十億元)

行別	37年1月19日-24日		37年1月26日-31日		2月2日-7日		2月9日-14日	
	差進	差出	差進	差出	差進	差出	差進	差出
國家行局庫	356.3		391.8		259.7		23.8	
中央銀行	553.7		798.0		200.5		157.7	
中國銀行		76.9		193.5		193.5		82.0
交通銀行		134.3		90.0		162.0		0.9
中國農民銀行		32.9		59.5		66.7		22.7
中央信託局	77.2			12.0	54.4			7.1
郵政儲蓄局		36.9		66.2		56.6		30.9
中央合作金庫	6.5		15.0			35.6		7.8
直接交換行莊	353.1		267.7		737.7		3.1	
內洋商銀行	169.7		95.1		166.5		43.6	
代理交換行莊		709.4		659.5		478.0		26.9

註：(1) 同業繳入中央銀行存款計：

1月19日-24日 2930億 1月26日-31日 4710億

2月2日-7日 2880億 2月9日-14日 1490億

(2) 年關前後銀根尚緊。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即中央銀行收購各廠成品，支出約一千億元；其次，買進內匯，以應現款解渴；第三則為庫庫支出的季節性增加。

(三) 上海票據交換及退票統計表

時 期	票 據 交 換		退 票				票	
	張 數	金 額 (十億元)	張 數	金 額 (十億元)	平均面額 (百萬元)	比 率	張 數	金 額
37年1月19日-24日	1 077 747	32 593.4	25 219	440.3	17.5	43.1	74.1	
1月26日-31日	1 069 834	34 704.1	23 063	316.1	13.7	47.1	110.1	
2月2日-7日	1 153 736	38 284.6	27 090	467.1	17.3	44.1	82.1	
2月9日-14日								

(四) 上海利率行情及匯出匯率表

(利息單位：每千元月息元)

日 期	利 率 行 情				上 海 進 出 汇 款 進 率									
	市 場 息		證 券 貼 息		漢 口				廣 州		重 庙		天 津	
	年	月	日	最 高	最 低	進	出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37 2 2	250	240	255	300	1030	1030	1050	1030	1050	1010	1010	1002	960	
3 3	250	230	255	300	1030	1030	1050	1040	1040	1010	1020	1002	950	
4 4	250	240	270	315	1030	1020	1050	1040	1040	1010	1000	1002	950	
5 5	240	225	300	345	1030	1010	1050	1080	1080	1010	1000	1002	950	
6 6	235	230	315	360	1030	1000	1050	1060	1060	1010	1000	1002	920	
7 7	260	240	315	360	1030	1010	1050	1080	1080	1010	1010	1002	950	
2 9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11	260	240	315	360	1020	1010	1050	1080	1080	1010	1010	1002	950	
12	260	240	315	360	1020	1010	1050	1080	1080	1010	1010	1002	950	
13	240	225	315	360	1020	1010	1080	1080	1080	1010	1013	1002	950	
14	225	210	315	360	1020	1010	1080	1080	1080	1010	1010	1002	950	

(五) 上海華股場內成交量值表

(成交數量：百萬股；金額：百萬元)

時 期	成 交 股 數		成 交 金 額		交 割 金 額		內 聯 帳 金 額	
	現 交	遞 交	現 交	遞 交	現 交	遞 交	現 交	遞 交
37年1月19日—24日	2 731	1 266	966 142	774 642	264 772	45 168	267 677	294 653
1月26日—31日	2 866	1 141	1 012 730	670 124	267 124	47 313	276 089	303 090
2月2日—7日	2 720	855	966 014	564 232	265 711	280 588	282 925	276 293
2月9日—14日	1 048	686	445 034	376 034	120 117	19 222	217 236	240 282

註：股市受年節影響，二月第一周略見萎縮。九日十日無市，十一日至十四日均做前市，成交量值，均減少六成左右。

(六) 上海紗布疋配售量值表

時 期	棉 紗			布 疋	
	數 量 (件)	折合二十支紗 (件)	金 額 (十億元)	配出數量 (疋)	金 額 (十億元)
37年1月19日—24日	1 639	2 642	92.7	27 150	81.0
1月26日—31日	1 645	2 568	89.7	28 400	88.8
2月2日—7日	903	1 634	56.5	65 090	228.0
2月9日—14日	—	—	—	43 170	111.0

註自二月七日至十三日，配售暫停，十四日正式恢復。

(七) 香港申匯美元及黃金行情表

時 期	申 匯			美 元		黃 金	
	開 收	電 匯	匯 票	現 鈔	金 收	金 收	金 收
37年1月2日	37.0	35.0	5.17	5.11	5.10	334	333
3	34.5	33.5	5.17	5.10	5.08	330	333
4	33.0	31.5	5.20	5.15	5.12	346	336
5	31.0	30.5	5.23	5.17	5.17	336	341
6	30.0	33.0	5.23	5.20	5.20	342	344

註自七日至十六日，香港申匯及黃金市場，均無交易，十七日始行恢復。

經濟大事誌

(日五十一—日二月二)

▲二月二日 經濟部公佈收稅匯積居奇注意事項：主要者規定消費品每人不得超過三個月需量，營業品量不超過全年五分之一。
 美決定以私人投資方式協助日本產業復興，故組有美國投資團，一行一百五十餘人，即將赴日。

正當工商業資金之流通，特訂定各地對上海廣州兩地匯款及運現之管理辦法：凡匯款超過兩億者應先經金管局或中央銀行查核，據運現鈔不得超過二億，唯若有當地金管局或中央銀行發給之運現證明書，則不受上項之限制。

平衡基金委員會提高外匯基準價，美匯為十三萬一千五百元，較前升一萬二千元，英匯為四十一萬三千元，升三萬八千元。

政務會誤通過卅七年度糧食增產計劃，全年實施經費預算為一千五百億元。

美義簽訂友好通商航運條約，內容包括廣汎，其有效期間為十年。又英義間並訂立商務財政協定，兩國互相交換起值九千萬鎊之貨物。

▲二月四日 中國銀行卅六年全年收入之匯匯，共計一九〇、〇〇七、九〇四、五三二·八二元，十二月份為四〇、九〇四、二一八、一九八、三〇元，以收入數字言，

雖較其他各月為多，但實值則已減少。

▲二月五日 募集經濟特捐之籌委員會已正式成立，各地之籌委員會不久也可成立，政府計劃募集之總數為十萬億元。

財部發表到卅六年底止，銀錢行莊經核准設立的，全國共五千八百五十九家，其中總機構二千另五十家，分支機構三千八百另九家。

中央銀行稽核處發表，上海各行莊卅六年度國內匯款共計入超十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億餘元，匯入匯款廿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億餘元，匯出匯款五萬一千二百二十一億餘元。

為減少法郎貶值對英國經濟之不利影響，英當局宣佈：法國境內以及法國法郎區內人民，在英國之英鎊帳戶一律保結。

英財相宣稱目前英鎊之購買力較一九一四年時之購買力，僅及百分之廿八，而在一九二七年時，英鎊之購買力，已僅及一九一四年之半，而一九三七年終了時，則為一九一四年時百分之六十二。

▲二月六日 自央行改變內匯政策後，華北黃金多假道重慶轉匯上海，故來申匯旺盛，日達六十餘億。

近來美國國內物價，證券，股票，有突然下跌情形，並且各大商店之一月份銷貨量銳減，其銳減量約達去年十二月份百分之六·六。

▲二月七日 美國務院宣稱擬定援華貸款為五億七千萬美元，將提交美國會通過。英又自美貸中支取一億元，如此英國向美所借的總額卅七億五千萬美元中，現只剩一億元了。

▲二月八日 據海關總稅務司署統計，廿六年一至十月份出口貨值與進口貨值相較，平均為四與六之比，十一月則增為九與一〇〇之比，十二月份出口情形更佳，計進口貨值為一萬七三八二億三〇四萬九千元，出口貨值為二萬一六〇億，四八七六萬三千元，出超三三二八億餘萬元，幾達進口五分之一，為復原以來第一次之出超，廿六年全年進口貿易貨值為十萬零六八一三億二六五七萬四千元，出口為六萬三七六五等〇四二九萬七千元，入超四萬三〇四八億二二二七萬七千元，全年進口貨物以絲花居首位，重一二萬二三五七公担，值一萬六二七億四八二一萬八千元，機器及工具居第二位，重四〇萬二七九五公担，價八八二八億，五六五七萬三千元，柴油佔第三位，重一二〇萬一四〇〇公担，值六四〇八億三一〇五萬七千元。全年出口貨物，以桐油居第一位，重八零萬五三七三公擔，值九六二億三九〇六萬五千元，棉布居第二位，重九萬一七七六公担，值九二六·億一〇六三萬八千元，猪鬃居第三位，重四萬四三五二公担，值五六一七億九九六四萬六千元。

阿根廷與英國已簽訂貿易協定，阿將以價值一億九千萬鎊之食物運往英國，交換價值四千萬鎊之機器，煤斤與煤油，外加英在阿所有之價值一億五千鎊之鐵道。

▲二月九日 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核定美匯為十三萬五千五百元，較前提高四千元次。
▲二月十二日 張院長告全經會稱，今後六個月內，將再度減少進口，以節省外匯金管局稱，節金即可恢復貿易，價格將按照中央銀行黃金牌價，加營業費用百分之四十，合法利潤百分之二十，外加工資，故目前約計每兩合法幣一千萬左右。

在無證到埠物資中，鍍鋅，鉛絲一律由中信局收購，不準單運出口。
▲二月十三日 全經會審查通、五六兩季限額，配，共七千四百七十二萬美元，較過去每季之限額均為減少（按第一季之限額為九千九百萬美元，第二季為七千二百萬美元，第三季為六千四百萬美元，第四季為五千三百萬美元。）

救濟特捐之總額已定為十五億九，捐額之分配辦法已擬定，規定上海將捐納五萬億元，廣州一萬二千億元，南京八千億元，武漢，平，津，渝，榮，昆五區各五千億元。
青島，西安各一千億元，海外二千億元，合共為十萬億元。
上海票據交換所，更改票券交換制度，由原有之直接間接輪行制，改為全部直接交換制，定于二月廿一日起實行。

編 評 論 濟 經

美國救濟物資共計米，麵粉等十二萬噸，其中除麵粉已運抵上海外，食米第一批四千噸亦已抵滬。
萬美南雷諾金屬公司投資台灣，其合辦草約已在京簽字，據說美方投資數將在一千萬美元以上，高雄鋁廠目前每年產量為鋁錠四千噸，美方合作後，可增至二萬五千噸。
▲二月十四日 宣佈，二月三日至十一日間，美國之批發價格指數跌落百分之七，在同一時期中，七種農業物產跌落百分之十三，五，十一種食料跌落百分之十一。由於美國物價略跌，世界市場均受波動，倫敦，巴黎等地股市走低落。
▲二月十四日 平，津，瀋，京，穗五市糧食配售會議定十六日在京舉行，此次會議之主顯有三，（一）配售米糧之籌劃，（二）配售開始後五市米麵之分配，（三）其他配售技術問題，又悉糧食配售自三月一日開始，售價較市價低百分之五，暫定為每人每月底一千斗，五市人口總計約為一千一百萬人，估計每月需糧八萬八千噸，其中一半係由中央行會為減輕商業行莊之成本負擔，對存款準備金利率，決定酌予提高，前已由通知中央行會拆以原縣最高八分改為週息四分，今後一津改為週息五分計算，又該行舉辦之同業定期存款，也由二分改為一角二分，同業活期存款由月息八厘提高至一分二厘。
▲二月十五日 按中央行稽核處發表，全國各大城市利率，其中同業日均以成都為高，每千元六元二角，主辦者手續四點遠處，港以麥黃為本年度第一重要工作，並舉多列農業款項，據責者稱，今年農貨之後重點，已通知本年對日貿易計劃，據悉本年輸出的貨物仍以豬鬃，糖，大豆，織材，等為主，輸入的貨物以發動機等機器為主。
對日貿易指導委員會，已通知本年對日貿易計劃，尤以食糧及絲花為最。
▲二月十五日 按中央行稽核處發表，全國各大城市利率，其中同業日均以成都為高，每千元六元二角，主辦者手續四點遠處，港以麥黃為本年度第一重要工作，並舉多列農業款項，據責者稱，今年農貨之後重點，已通知本年對日貿易計劃，據悉本年輸出的貨物仍以豬鬃，糖，大豆，織材，等為主，輸入的貨物以發動機等機器為主。
對日貿易指導委員會，已通知本年對日貿易計劃，尤以食糧及絲花為最。
▲二月十五日 行政院美國救濟物資委員會委員會及社會救濟委員會專司此項稻穀共約四千八百三十萬四千公噸，小麥約為二萬八千公噸，各項雜糧共約七千九百七十六萬五千公噸，若照我目前人口及糧食消費情形估計，則對麥兩項稍感不足，將繼續增加生產及爭取國外貢糧以資補充。
英國與荷蘭簽訂新商約，規定荷蘭本年度對英輸出總額為三千五百萬磅，對荷輸出穀類略高，荷輸英貨物包括煉乳，乾酪，蛋，鹹肉，啤酒，燒酒及香料，英將輸出煤三千萬噸，此外尚有鋼與紙線。
▲二月十五日 行政院美國救濟物資委員會委員會及社會救濟委員會專司此項稻穀共約四千八百三十萬四千公噸，小麥約為二萬八千公噸，各項雜糧共約七千九百七十六萬五千公噸，若照我目前人口及糧食消費情形估計，則對麥兩項稍感不足，將繼續增加生產及爭取國外貢糧以資補充。
德境英美合併軍事長官衙發表通告，設立「德國銀行」，該行設在弗蘭克孚，為所屬各邦銀行之諮詢內唯一發行紙幣之機構，其性質等於各邦銀行，專備銀行為支持各邦銀行及保持各邦銀行政策統一，對於所屬各邦銀行，得決定其貼現率，將按正當手續與外國中央銀行往來，貨賣外匯金銀及白金。
我國年有大量洋米輸入，一般都說本國糧食生產不足。近年糧價激漲，政府特於去冬起推行糧食增產運動。葉謙吉先生在本文裏，說明我國糧食並不缺乏，當前糧食重心問題在於倉儲不當，損耗過多，運輸困難，並虧失調，與大戶囤糧諸方面。葉先生是農業經濟專家，現任農林部農村經濟司司長。

吳大業先生對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看法，引起廣泛的討論。邵緒愷先生這篇文章，特別指出吳先生，凱恩斯對充分就業的定義，前後不一致，是誤解原意，因而發生了相反的結論。吳先生針對這方面專作了一次答覆。

中華郵政上海郵政管理局第二類新聞紙登記證京滬警字第伍另肆六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寧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分支行處：上海愚園路
海林森中路
虹口
萬縣
廣州
南京
昆明
長沙
北平
天津
南昌
西安
青蘇漢州
濟南
香港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

各地分支行處

上海	蘇州	常州	無錫	長沙	武昌	漢口	南京	南通	漢中	自流井	成都	重慶	蘭州
漢中	漢口	武昌	長沙	貴陽	昆明	天水	開封						
青島	廣州	廣州	青島	北平	天津	北平	天津						
香港	屯溪	屯溪	香港	北平	北平	北平	北平						

中興公司

船輪司

經營國內外航運

•搭客•裝貨•

直屬海輪

魯興輪
永興輪
昌興輪
景興輪
平興輪
啓興輪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二六一號
電話：一六三八七·一二八七〇
電報掛號：五三〇〇

久大鹽業公司

總管理處

岳	津	天	陽	河	四	江	河	工	△	△	科
上	海	市	海	北	川	蘇	北	理	△	△	學
海	江	宜	湖	省	省	省	省	處	三	十	精
新	陽	昌	萬	宜	蘇	武	重	廠	全	餘	製
昌	河	昌	縣	昌	昌	漢	慶	連	國	年	潔
路	北	口	湖	昌	昌	口	口	雲	國	餘	衛
九	河	九	南	昌	昌	九	九	港	國	年	生
三	北	九	京	昌	昌	江	江	沽	國	餘	鹽
零	江	九	昌	昌	昌	長	長	沽	國	年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沙	沙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年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年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鹽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衛
九	北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餘	生
九	江	九	昌	昌	昌	昌	昌	沽	國		